

現寒光，隱約看到遠處一部機車緩緩行來，認出一個過去常有來往的朋友，於是掙扎著撐起身體，欲請他載一程。他一看是我，加足油門揚長而去，甩掉且澆熄我最後的一絲求生意

志。暴漲的溪水混濁醜陋，隆隆激流聲彷彿是在對我嘲笑，令我一次又一次幾乎壓抑不住要跳下去。然而，身體已虛弱的爬不過欄杆，一如意志薄弱到掙不破「毒」障。

我已感覺不到彼此的存在，若非絕對必要，不會輕易開口講一句話，即使講了，只有感受到深層的冷漠和對立。我畏縮猶疑，幾經心緒的波瀾，好不容易下定決心鼓起勇氣，可是話才溜到嘴邊，妻就悻悻然的岔斷，「說什麼都沒用，當別人說到先生時，我只有低頭的份，不如——」她沒有往下說，但已足夠讓我知道她的意思，我沒有絕情的憤怒或留戀的不捨，難過的是說不出、訴不盡的歉疚。

一直以來，僅餘肯聽我傾訴的人，已無可容忍的背離了，說話對我而言，已成累贅。我逃出家門，拖著遲鈍的脚步漫無目標的前行，天下之大，竟無可容身之處。偌大的雨滴打在臉上，刺痛的感覺牽動全身每一寸神經，且行且停下來喘氣，三天未進食的胃部劇烈痙攣，令我痛苦的蜷縮在路旁，忍受著體溫驟冷驟熱的斷續折磨。

天空一片灰濛，視覺因錯亂不斷閃現寒光，隱約看到遠處一部機車緩緩行來，認出一個過去常有來往的朋友，於是掙扎著撐起身體，欲請他載一程。他一看是我，加足油門揚長而去，甩掉且澆熄我最後的一絲求生意

志。暴漲的溪水混濁醜陋，隆隆激流聲彷彿是在對我嘲笑，令我一次又一次幾乎壓抑不住要跳下去。然而，身體已虛弱的爬不過欄杆，一如意志薄弱到掙不破「毒」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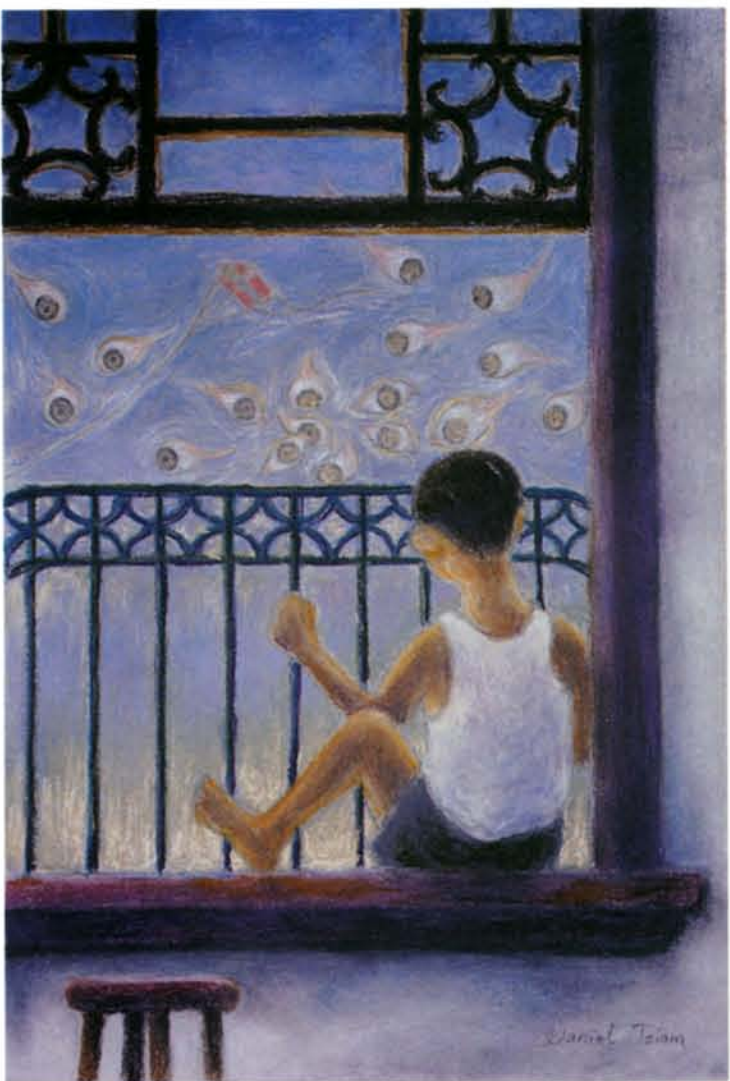


文——沈魚

# 心中的魔障

【澎湖鼎灣紀事】

小學四年級的女兒，在學跆拳道三年後，某日放學回家，堅持再也不要再去練習了。從初學歷經千辛萬苦，好不容易一路晉級，就此放棄，令我替她惋惜。一時心慌，脫口質問：爲什麼不？她噘著嘴一語不發，眼睛凝視窗外遠處。



〈繪圖●詹聰貴〉

過後，我就忘記了這件事。直到有一天，姊夫在街角喚住我，冷冷的數落一番，這是做一個父親最悲哀的恥辱。原來女兒在背後指責我：「他越叫我學，我越是不學！」每當我行經街坊時，人們若有所指的竊笑，我竟渾然不覺，問題已嚴重到牽扯到女兒身上了。姊夫鄙夷的眼光，一如街人的鋒利，容不下任何辯解，我默默的走開，心情茫然而空洞。

回到家，女兒正興高采烈的說著學校的趣事。她伶牙俐齒愛說話的個性，像極了少年時代的我。往常，我樂於坐下來聆聽，然而今天，卻不敢接觸她的眼神。她暫停說話喊一聲「爸」，令我羞愧得無地自容，匆匆逃進房裡，鎖起門反芻心口的劇痛。

自從染上吸毒以來，我與人群漸行漸遠，越來越不在乎外人的冷言冷語，但是今天突然覺得受到了很大傷害，想不到最疼愛的女兒用「他」字來指我，此刻，才開始感受到家人也越來越疏離了。

深鎖在房裡三天三夜，反覆思索著親情的裂痕，覺得該是與妻徹頭徹尾長談的時候了。許久以來，我們之間

我已感覺不到彼此的存在，若非絕對必要，不會輕易開口講一句話，即使講了，只有感受到深層的冷漠和對立。我畏縮猶疑，幾經心緒的波瀾，好不容易下定決心鼓起勇氣，可是話才溜到嘴邊，妻就悻悻然的岔斷，「說什麼都沒用，當別人說到先生時，我只有低頭的份，不如——」她沒有往下說，但已足夠讓我知道她的意思，我沒有絕情的憤怒或留戀的不捨，難過的是說不出、訴不盡的歉疚。

一直以來，僅餘肯聽我傾訴的人，已無可容忍的背離了，說話對我而言，已成累贅。我逃出家門，拖著遲鈍的脚步漫無目標的前行，天下之大，竟無可容身之處。偌大的雨滴打在臉上，刺痛的感覺牽動全身每一寸神經，且行且停下來喘氣，三天未進食的胃部劇烈痙攣，令我痛苦的蜷縮在路旁，忍受著體溫驟冷驟熱的斷續折磨。

思考。於是，經常面對著牆壁，一坐數小時，自言自語、自嘲自解；唯有如此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，牆壁的順從，令我覺得自在。卑賤的感覺原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的比較，一旦失去了與人接觸的比較因素，那感覺便不再存在；何況，一個人的世界，總比紛紜世事清靜許多。雖然有人勸我找個機會一吐心中的積鬱，但是裡面的人，個個都懷有難解的心事，若是我貿然說出來，只怕嫌惡多於認同，況且，在妻拒絕聽我傾訴的那刻起，我便已決定從此不再與人交談。

不知緣起於何時，我試著在紙上描寫心情，一遍遍的輕聲細唸，感覺上像是有一個洗耳恭聽的隱形知心，令我既喜歡又滿足。某日，唸起來覺得很順口，寄去報社，居然刊登了出來。

對我而言，無異是發現了新大陸，傾訴原來不單指有聲的談話，或特定的人，無聲的文字更是深刻，最重要的是不用暴露在人前出醜。

我像一個嬰兒誕生在文字的世界，從前的種種罪愆已隨「前世」埋葬，唯一隔世延續的是，仍然選擇活在自我的內心世界，不同的是，我學會了用文字一層層的剝解心中的魔障。\*